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血祭 / 阿垅著. —2版.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8
ISBN 7-227-02999-9

Ⅰ. 南. . . Ⅱ. 阿. . . Ⅲ.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Ⅳ. I24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92874号

南京血祭

阿　垅著

选题策划　哈若蕙
特邀审读　罗　飞
责任编辑　哈若蕙　杨　过
特邀审校　陆　平
封面设计　吴海燕
版式设计　阿　羊　杨少飞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5045311
邮　　编　750001
网　　址　www.nx-cb.com
电子信箱　nrs@public.yc.nx.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725×980
印　　张　18
字　　数　140千
版　　次　2005年8月第2版
印　　次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4000册
书　　号　ISBN 7-227-02999-9/I·771
定　　价　2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本书封扉底图引自秦风编著《民国南京1927-1949》在此致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版前言

“《南京血祭》以一幕幕血与火的场景，组接成宏伟的全景式巨幅战争画卷：古老美丽的南京城被罪恶的空袭战火吞噬，一时成了人间地狱；高射炮兵们严惩了日本空中强盗，炮兵们战死的躯体与市区五台山防空阵地融为雕塑般的一体；在郊区汤山附近，我军一连步兵抗击了敌军11辆坦克和数倍之敌，最后全连阵亡；我军与日军数番争夺淳化镇，白刃战的刀光血影使日色惨淡；敌军轰破了光华门城墙，两勇士身缚手榴弹束与闯入的敌坦克同归于尽；为堵住城墙缺口，宪兵们冒着枪林弹雨作业，有的中弹后连人带沙包一道填进了断垣残壁，用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坚守紫金山的精锐部队‘教导总队’岿然不动，丧心病狂的日军施放了燃烧弹，一位军官在山林烈火中迸发出最后的怒吼：‘紫金山是紫金山，决不是富士山！’在和平年代里成长的我们，不读此书可能真不会想到，今日美丽的南京曾经历了那样惨烈的血与火的洗礼，山、水、城、林、寻常巷陌，几乎处处都有

抗战卫国军魂的精灵。他们是我们这座城市的捍卫者和守望者，永远伴随着这座英雄的城市！”①

现代著名作家阿垅写于1939年的报告文学体长篇小说《南京血祭》（原名《南京》），是第一部纪实南京大屠杀和南京保卫战的史诗般的作品。66年过去了，这部充溢着血与火、悲愤与抗争的作品依然深深震撼着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作为一位拿枪的作家，阿垅不仅参加了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而且率先向世界揭发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并且率先向杀人不见血的日本“笔部队”②发动讨伐，阿垅先生等抗日志士为维护民族尊严，不畏强暴，呼吁和平的正义之举，将永志中国人民的心册。

《南京血祭》曾在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办的长篇小说征文中获奖。本书收入的阿垅先生的另外三篇抗战短篇小说《在雨中走着》《闸北打了起来》《斜交遭遇战》，也是抗战初期脍炙人口的影响很大的名篇。

《南京血祭》问世后，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未能正式出版，至1987年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阿垅先生辞世20年之时，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版。本书的日文译本《南京恸哭》（由日本友人关根谦先生翻译，1994年11月，日本五月书屋）也已在日本出版印行。

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八周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宁夏人民出版社新版印行本书，是为了从历史深处证明：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不畏强暴、敢于抗击任何侵略者的爱国主义永存！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热爱自己的家园，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自己的祖国，不惜坚持抗战到底的英雄主义永存！

并以此祭奠所有为保卫家园英勇殉难的抗日先烈！

愿和平永驻人间！

为本书的出版，绿原先生、何满子先生、罗飞先生及张晓风女士给予了热切的关注与及时的帮助，陈沛先生为父亲著作的出

版也提供了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2005年7月26日

---

①　《扬子晚报》2005年7月13日徐亚洲文《阿垅长篇小说〈南京血祭〉组接宏伟战争画卷》

②　2005年7月5日《人民日报》第十六版，秦岚文：《效力军国主义　美化侵略罪行——日本“笔部队”杀人不见血》

文章揭发日本侵华时期曾经有一支歌颂日本侵华战争的“笔部队”，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一些作家立即介入了这场战争，许多人成为军国主义的可耻帮凶。其中，后来被称为“第一号文化战犯”的火野苇平更为特殊。1937年，火野苇平以侵华日军中的一名士兵的身份，握着父亲的军刀来到中国。在他从中国写给日本孩子的信中有这样的话：“爸爸就要杀那些支那人了。爸爸使用那把爷爷给的日本刀……等我把敌人的青龙刀和钢盔带回去给你做礼物好吗？”

在《南京血祭》一书的后记中，针对火野苇平之流攻击中国作家没写出反映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伟大作品，阿垅先生写道：我不相信，“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正在浴血抗战的中国作家一定会写出伟大的作品，这些作品将忠实反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这是火野苇平《麦子与士兵》一类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　《南京血祭》文本除个别文字按规范调整外，其余均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排印。——编者注

序 / 绿原 / 1

然而，以弱抗暴的哀兵必胜。即使鼓衰力尽，矢竭弦绝，仍然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甘以鲜血沃肥故园劲草的爱国将士们的英烈风范，必将越百世而不泯。

……

南京血祭

第一章 / 9

和平么，和平已经是过去了，它落日一样没有光辉，没有能力，没有希望，没有世界，悄悄地在辽阔的地平线上下沉

……

第二章 / 45

但是这云霞一样辉煌的，会是垂死的光么？点火的人，会是中国军队，会是自己么？

……

第三章 / 71

吴县的地形也和人物一样十分柔媚旖旎，它北接常熟，南连吴江、嘉兴。假使中国的军队能够在国防线上拒止日本军队，或者能够坚守镇江、句容、溧水的一线，那么南京安如磐石，是毫无问题的。

……

第四章 / 87

他把情况打电话报告团部：

“仙家桥南端京杭国道上发现敌人坦克车十一辆向我前进，现在距离战斗前哨约三百公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战车更近了，一百五十公尺，一百三十公尺。
……

第五章 / 115
他被刺刀刺中了咽喉，他看见一切东西都荡漾起来，仿佛浸在清澈见底的水里，无论是敌人、枪、天色，——一切全是那样荡荡漾漾的。
……

第六章 / 131
南京城是中国的名城之一，城墙高大、厚实、坚固，由不知其数的砖头砌垒而成。由于这种坚固，使将军愿意放弃复杂、散漫的外围不再争夺，让十五万大军局促在葫芦形的城墙里。
……

第七章 / 145
连长黄德美，是到南京以后才升擢的，在防守闸北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少尉排长。他是福建籍的华侨，生长在棕榈树林的爪畦南部海滨。他热情，对于祖国，他爱得执拗。
……

第八章 / 159
“紫金山是紫金山，绝不是富士山！”前面，火像落日渲染了的云霞，一片金红的光芒。“太阳是要落下去的，这火也一样有熄灭的时候！——这是不会怎么远的！”他的嘴唇更红了。
……

第九章 / 173

十二月十三日。
南京的占领，应该是流血的终止，而事实上却相反，是流血的开始。
十二月十三日是一个血的日子。
……

尾声 / 189
他们，像雪融以后高涨的江水；他们，像从南方卷来的台风；他们，像十二月枯草上的野火；他们，像一队冲破栏栅的猛兽……
他们是两万人！
他们是有名的、中国的“铁军”！——和陆续集聚起来的、有血性的抗战军人！
……

后记 / 197
“我不相信，‘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
……

外三篇

在雨中走着 / 215
在雨中走着：
长沙市的街道是如此狭小的，不，天空是如此狭小。并且，在这狭小里，还哭泣的顽童一样不断下雨，每一条路都泥泞了，每一个人都濡湿了，使人忧愁，使人愤怒。
……

闸北打了起来 / 219
八月十三日
……“枪声！枪声！——”

中国真正抗战了！……
总之，如郁闷的云层里逼出了暴风雨，闸北打了起来！
……

斜交遭遇战 / 261
我们和敌人遭遇了！
他们，从远处蜿蜒而来，像一种昆虫。……只是人在叫嚣，只是驴马在嘶鸣，只是车轮在轧砾，没有秘密，没有静肃。
……

代跋 / / 何满子 / 271
他带着激情，带着亢奋，尤其是带着怨愤，写下了这部《南京血祭》……

抗战初期南京沦陷的悲剧史诗
——读阿垅的《南京血祭》

十二月十三日。

南京的占领，应该是流血的终止，而事实上却相反，是流血的开始。

十二月十三日是一个血的日子。

……

第九章

十二月十三日。

敌人入城。敌人的舰队和战车都到了下关。

各处仍有小规模的混战：下关的守军杀死了一个游说的汉奸。紫金山有一团人突围而走。太平路上有人在破碎不堪的房屋里向游行的敌人放冷枪。

南京的占领，应该是流血的终止，而事实上却相反，是流血的开始。

十二月十三日是一个血的日子。

敌人开始搜查难民区，把钱财和年轻人全带走。

敌人在紫金山下含笑作“斩杀千人竞赛”。

敌人侵入金陵女子大学，掳去了女人。

敌人在街道上一面走一面放枪，街道流着血。

敌人的飞机炸沉了美国炮舰巴纳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敌人要行人向他们行礼，要行人在他们的脚边狗一样地俯伏着，还搜查女人的裤裆。

敌人把一个女孩刺了七刀：一刀挑出大肠，一刀割断咽喉，一刀刺瞎一只眼，一刀刺入生殖器，一刀从左肩割到右臀。

上等兵何兴常是一个志愿兵，一个老兵。他什么都干过：当过伙夫，当过中士班长，当过土匪，吃过军阀的饭，加入过国民革命军，现在又拿起枪来打日本。他的绰号叫“驴子”，因为他有驴子一样的坏脾气，别人说东他硬要说西，非西不可。譬如大家说抗战是中国人要活，他却说这是中国人该死。开始他自己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到说出口以后，就固执的坚持着，像一只鳖咬住一支筷子。他没有什么朋友，因为争论曾和瘦长的陈九弟打过一架。

“你说，难道中国一定打不过日本吗？中国有四万万人，中国这样大。”陈九弟愈说愈激昂，雄鸡打架似的弯下了背脊，把脸凑近何兴常的脸，一只细长的手高高的指着。“难道对一个小小的日本就没办法吗！四万万人，每人一口口水也够淹死他！”

“中国就是没办法呀！”何兴常摇着头，像一个戴小眼镜的老先生，两只手抱住右膝，右腿架在左腿上，倔强而顽固，口沫喷飞。“中国人多，——人多有鸡巴用，去 ，中国人多，日本炮弹多！”

“嗨，你王八蛋！”陈九弟的脸更凑近来，肌肉愤怒的痉挛着，眼睛火一样发红，牙齿“咯咯”的磨咬着，唾涎润在口角上，像要咬人的样子。“炮弹多才 ！我们在吴淞，日本人真炮弹多，打在厕所里，打在水里，打在他妈的空地里！中国的狗也没打死一只！炮弹多又怎么样？说三天占上海，说一星期占吴淞。我们在吴淞，一个月也没有给他占去一根毛！——”

何兴常的手指在空中划着。他的心是那样混乱，同时发出来两种声音：一种是满天的、恐怖的声音，日本的炮弹在呼

啸，在爆炸；一种是平静无事的、战壕里的声音，中国兵沉睡着，酣畅的鼾声此起彼落，没有睡的人在开唱机，正在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两种声音全是真实的。但他的坏脾气使他咆哮起来，仿佛一只给打败了的狗。“中国人多！中国死人多！……”

不等他说下去，陈九弟就打断他，声音一下变得低沉：“那么，为什么我不死，你也活着，活在这里放屁？——”声音提高了，“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我们死一千，他也得死八百！……”

“总是，”何兴常把手叉在腰上，更狼狈了，“中国要吃瘪的。你不相信，我相信！”

“那你还当什么兵？你投降日本吧？你回家去‘吊儿郎当做皇上’吧？你拿着这支步枪亏不亏？——”

“放你的臭骡子屁！——中国不会败，上海为什么不打下去，为什么要退？”

“上海退下来中国亡了没有？打仗哪有不退的？退不是败。打仗要打到‘最后胜利’，那时你王八蛋再看一看！……”捏住一个拳头，送到何兴常的面前去比拟着。

“退不是败？嚇！败了才退的！打了胜仗还退几百里地？”他欢喜起来，捉住了对方的弱点，胆大了，更咆哮起来：“你才是王八蛋！王八蛋的孙子！我高兴当兵就当兵，什么亏不亏！我高兴打日本就打日本，不高兴我就不打。我是中国人，我要打……”他一下说漏了嘴，发慌而又发狠，“你，你王八蛋的灰孙子，想打人？我怕你打么！你姓陈的敢打才有种！你看！中国为什么退的？为什么要退，上海那样好的地方要退？——”

陈九弟的拳头突然打在他的脸上，骂道：“我看你姓何的是一个汉奸！”何兴常从一阵昏眩里张开眼，只见一个蒙眬的影子摇摇晃晃，他雄牛一样低下头，一下向那个轮廓冲去。两人扭成一团殴打起来。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真正的主见，只有执拗，只有闹别扭。这一次，队伍撤退时，他在混乱中失散了，被困在城中，像一只老鼠一样在瓦砾堆里深深的藏匿起来，白天不出来，饥饿的肚子一次一次的发出哀叫。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等兵方山，二等兵姚法勤。他们还是那样意见不同，低沉着声音吵吵闹闹的。

“驴子，你还闹什么呢！”忽然，一个同伴用手指从墙洞里向外指。只见八九个日本兵把一串中国人牵着走，押到什么地方去，用枪托打在一个矮人的颊上。这串人中，有军人，也有老百姓。“你看！你的声音让他们听见了……”

他们又有了争执，是冲出去呢，还是怎样。但是冲出去是不可能的。方山主张再打一下，他还有一支步枪，四十六发子弹和三个手榴弹，他可以把一些子弹和手榴弹让给他们。姚法勤没主意，但他不同意何兴常说的出去缴枪的意见，他憎恨这样的做法，憎恨说这话的人，那太丢中国人的脸，太没有出息，太没有志气。何兴常说要投降，起初不过随便说说，南京都失掉了，不投降还做什么？渐渐的，却真以为只有投降才有希望，并且坚持起来。

“日本人又不是老虎，”他继续说；“难道他们真会吃人？我们不打了，我们缴枪了，他还杀我们?!……”

终于，方山暴烈地踏着废墟走开了，他要去打日本人，他要冲出去，不是冲出去就是死，不是死就是冲出去。临走，他把两个手榴弹送给姚法勤：“兄弟！过十八年我们再相见，这两个手榴弹你用，唉！你枪也没有了，千万千万不要再丢武器了，兄弟！武器是第二生命啊。就是不打敌人，也要防身哪。我要走了，你不走也随便，但要小心，千万千万！……”他叮嘱着，旋风一样转过去，指指何兴常，又拍拍自己的子弹带。“本来我要送你两排子弹，你这个熊，你的枪都要送出去，我不能把子弹给你向日本乌龟讨好，我不给你，一粒也不给。要不是‘不打自家人’，我就先宰掉你这个兔崽子！……”

方山走了以后，他们两人还是争执着。姚法勤不妥协，他宁愿饿死，也不愿当俘虏。而何兴常幻想着日本人对他客客气气，不会杀他，也不会打他，还给他吃饭呢。他一样还能当兵，衣服穿得比中国兵好，钱比中国兵多，以后做了军官，穿着马靴走路，讨一个漂亮的、年轻的老婆…… 但是姚法勤告诉他，投降是没有好下场的，刚才走过的那一串被绑的人，就是一个榜样。缴枪一样是危险的。姚法勤的话扰乱了他的幻想，动摇了他的信心，使他回到现实里来，继续在内心里挣扎着。

过了一天，他们饿极了，不出去不行了。但是，一出去就遇到了日本人。姚法勤连忙用牙齿把手榴弹的保险盖咬下来，何兴常却把手榴弹夺了过去，摔到瓦砾堆里。日本兵还离得相当远，他就举起枪来，打招呼地高叫起来：“老乡！缴枪啊！——”他把日本人当作“老乡”呢。

日本人走过来，立刻夺过枪，接着每人一个大巴掌，打得他们脸颊麻辣麻辣的，口中吐出血来。日本人在笑。他后悔了，他惶惑了。

黄昏时，他们被关在飞机场边的一幢房屋里。一进去就是人臭，大约有四百多人，有军人，有老百姓，也有换了便衣的军人。有人在哭，有人在叹息，有人在沉默，有人在咆哮。“给他们捉住，就不想活了。”“唉！我是，我应该打得更厉害些！”“不会杀的吧，我们是老百姓？唉！我的妈，不知道她怎样了啊！”“我想拼的，没有拼，嗷！——”“不会杀的吧。杀，为什么不马上杀？”“不杀？不杀当你做老子养，东洋人要你做老子去？”“如果我们都有枪，一下冲出去多痛快！”“我们已经不打了，他还要杀？天下没有这个道理。”“我是做生意的，他们说我是兵，嗬嗬！……”纷纷纭纭，各人在说各人的话。姚法勤立在那里，不说话。何兴常又开始陷入沉思，觉得一切都不对头。人挤得像粪窖中的蛆。

第二天，近两千人排列成训话队形，前面放着一张空桌，大概是训话人用的。但是训话人始终没有来，一小时过去了，

两小时又过去了，驯服的人开始疑惑，忍耐的人开始局促，严肃的空气破坏了，变成不安和骚乱。天空晴朗而和平，淡蓝的光有一点晃眼。飞机场广大而平坦，偶然可以看见一些弹痕。水沟从飞机场边绕过，静止而黑绿，不知道有多深，一些枯草兽毛一样覆盖着它的边缘。人群开始彼此私语。

“为什么这样吊着呢？……”

“谁知道日本人！”

“我看有什么花头吧？”

“有没有还不是一样！”

两千人，用八公厘粗的灰黄色麻绳绑在臂上，走的时候像一串鱼，静止下来像一个栅子。这根麻绳牵着他们共同的命运。何兴常看了看自己臂上的麻绳，叹了一口气，向姚法勤看，他正低着头。何兴常感到了恐慌，他一次一次这样对自己说：“总不会吧？——”

日本人终于来了。“来点名了！来点名了！”人们议论，有的恐怖，有的欢喜。

但是来的是机关枪，“机关枪点名呀！——”人呜叫着。

“噶噶噶…… 噶噶噶，噶噶噶！……”

人哭叫着，倒下去，倒下去……哭叫着，倒下去……

人仿佛在云雾里，仿佛在台风里，仿佛在噩梦里，仿佛在狂醉里，仿佛在暴病里……

没有恐惧，恐惧来得太迟了，也用不着恐惧了，……

人在愤怒，在仇恨，死也不放松的愤怒和仇恨……

姚法勤只是左手被擦破一块皮，臂上的束缚已经自然而然地挣断了。他也倒在地上，因为人冲倒了他。他一看，何兴常正躺在旁边，闭着两眼在喘息，满脸是血，也看不出哪里中弹。他仿佛看见了用机关枪扫射他们的人，他举起拳头来，猛击在何兴常的下巴上。

何兴常忽然张开眼来。谁打自己呢？看见是姚法勤，他苦笑起来。姚法勤又一拳打在他的胸上，一拳打在臂上。何兴常

忍耐地痉挛着脸，一个字一个字的用无力地声音说道：“兄弟！——你——打得——好！我活该！——我——累了你！——记住！兄弟！——可杀可剐，——不——可——以向日本——人——缴枪……”他的手动了动，软弱的伸出一个手指，指着天：“投降日本就是——要我——们死！”他忽然“卡卡”的嚼着牙齿，暴烈地吼叫：“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他又衰弱下去，眼球在微闭着的眼皮下转动。“兄弟！——兄弟！——喃喃……”声音更低弱了。最后，仿佛是耳语：“兄，兄弟！——你——装——死——吧，快一点！——躲到人下——面——去，——去——找——队——伍，——报——这个——仇……”

姚法勤心上像在钉钉子。继续倒下来的人压住了他，盖住了他。

敌人的机关枪，还在那里扫来扫去。

“噶噶噶……噶噶噶……”

姚法勤睡在死人下面，给压得呼吸困难，转动不得。他慢慢的往外爬，像墙上的蜗牛一样。他爬爬停停，用死人把自己伪装遮掩起来，把耳朵贴在地面上静听，然后又继续爬。慢慢的他爬到了四五公尺以外的水沟边。沟水是臭的，人血流入沟中，半凝半散，鲜红的颜色混合在黑绿里，仿佛是一块调色板。枯草是灰黄色的，倒影在水中呈暗褐色，有几个死人淹在沟水里，半沉半浮；沟边，死人更多，一层一层的压积起来，还有人在呻吟，仿佛是秋风已老时墙脚下残余的蟋蟀。敌人在朗朗的笑，朗朗的说着什么，走过来又走过去。有的还用脚踢拨已死的人，或者用手枪射击垂死的人，“啪！啪！啪！——”然后是纵声而笑。几个敌人走近来，察看被他们所屠杀的尸体。姚法勤恐怖了，又想：“我咬也咬死他一个！”但是敌人又转身走了，马靴上的马刺铿锵远去。他仍旧假死着。天空中，太阳渐渐偏西了。他从那些死人下面爬出来，累了，他需要休息。

“我要活。”他想道：“我为什不活呢？我现在就没有

死。我要想法子出去……”何兴常的面影老是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惶惑而厌恶。对于何兴常的死，他有许多感想，他已经原谅了他，还要说什么呢？“唉！不要想他吧。我要活，要找部队去。我真不该丢掉我的枪呀，真该死。”想到丢枪的事，他深深的谴责自己。他觉得，丢枪跟缴枪一样是卑劣的，一样是没出息，没志气，一样丢中国人的脸。但是，这是已经过去了的事，追悔虽然可以使自己重新振作起来．使自己认清方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良心轻松些，但追悔得太多是无益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逃出南京城去，怎样逃出飞机场去。怎样逃出去呢？到夜晚再说吧。“唉！应该跟方山走……”

太阳已经红得暗淡了，乌鸦已经飞集在树枝上，而到夜晚，到姚法勤所期待的时间，还是远远的。敌人沉重的步伐声又出现了，还有汽车声。又要做些什么呢？把死人装去埋掉么？他又发愁了。他偷偷地向前面看，什么也看不出来，只有一些脚：有穿拇指分歧的胶鞋的，有穿马靴的。马刺在夕阳光中狞笑一样发光，敌人的影子夸张的巨大，像要把世界全盖住的样子。

“他们做什么呢？……”

他立刻就明白了，汽车装来的是木柴，还有煤油。他们把木柴胡乱的堆在死人和受伤的人身上，一趟一趟的；又把煤油一桶一桶的浇在木柴上，浇在人身上。未死的人惨呼起来，仿佛是雪中的猿啼，一种悲痛而余音不尽的声音在空中飘起，远远的飘去，飘去。太阳沉没了，从红到紫，紫灰色的暮霭不等它沉入地平线就吞吃了它。

火点燃起来，立刻猛烈的燃烧着，把黄昏照得通红。烈火里发出难听的声音，不是呼叫，不是怒骂，不是呻吟，而是一种烧灼皮肉烧到骨头里去的“嗤嗤，灼灼”的声音，仿佛在呼叫，在怒骂和呻吟，做鬼也不甘心，做鬼也要吃日本人的肉。腥臭，焦臭，还有煤油臭，夹杂着卷在乌黑的煤油烟里，刺激人的鼻黏膜，刺激人的泪腺，刺激人的咽喉，刺激人的心……

姚法勤不能再假死了。火已经迅速的烧过来了。死，或者活，需要立刻决定。

起初他想爬起来。但是敌人那样多，有几十个，而自己只是一个人，没有武器，没有力气，要去拼敌人，没有把握，说不定给敌人拼了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想等一等。但是火让人等么？他又向外爬，向水沟爬，终于爬到了水里。

“天！——”在水里向天空望着，天上有淡红的火光。他心中涌出感激，涌出成功的欢喜，涌出仇恨的决心，眼中也涌出了苦泪。

严龙。在大雾里走着。一团灰色的影子在前面，渐渐的浓厚了，渐渐的变为树影，渐渐的变为树林。

他要休息。他已经走得两脚起泡了。但是他并不气馁，他一路走一路勉励自己：“我得吃点苦。吃苦才像个人，像个中国军人。这也是一种锻炼。我过去不像个人，我得吃点苦锻炼锻炼。”他在一棵树根上坐下来。树根凸凹不平，屁股不很舒适，但是他并不想坐得更舒适，为什么要坐得更舒适呢？为什么非坐得舒适不可呢？

他抬起头来，因为有大滴大滴的水珠落在他的头上，落在他的肩上，颧上和膝上。当他转过脸时，忽然看见了几件东西，蒙眬的像几件大衣挂在衣架上，一件又一件。他走过去，看见更多，数了一下，八件。是八具敌人的尸体，他们是自缢而死的。

大滴大滴的水滴落下来，仿佛从这些死人的眼中滴出的无声之泪。

“为什么呢？”他苦苦地思索着。“南京已经给他们占领了，他们应该欢喜，应该在刀口上欢唱。为什么上吊呢？——这不是天大的玩笑？在他们自己所说的‘生命线’上，在他们所追求的胜利已经到来的时候，忽然自杀？”突然，他心中充满了光明，他觉得，自己的前途，中国的前途，都很光明，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